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十七

送楊學訓序 明王樵

太行西來辰幽薊而東其北崇岡千疊以限華夷南向數千里平川如掌常山諸郡譬則京師之前庭也其被於向明之化也尤切而漸於文教也尤深嘗謂太行洪

河之間鍾其深厚之氣者為器與材皆淳龎易直以篤於義之所自得而其教已成之後歴十百年而不變魏之風儉魏禹舜之故都也儉何足以言舜禹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㚌則猶舜禹之遺風也唐之風勤儉質樸而憂深思遠唐者堯之舊都也勤而思遠豈足以盡堯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㚌則猶堯之遺風也葢因其質之近本而進於中和也易待其質之已散而欲挽以反本也難堯之時百姓昭明舜禹之時三德六德以

至於九德之備而莫不咸事於時所謂因其質之近本而進於中和者也教之功也常山諸郡之於今猶唐魏之於虞夏也邢臺楊君司訓吾邑閱四餘載而遷真定真定常山附邑也邢臺真定所謂猶國之前庭者也仕不遠其鄉官不易其業道德仁義詩書禮樂之訓取其已試於吾邑者與其鄉人共講行之則益信且尊而居夫向明被化益切且近之地吾見太行洪河之間鍾其深厚而篤於義之所自得者皆進於唐虞九德之咸事

以荅聖朝求士之意其不在楊君也夫其不在楊君也夫

送翁丹山參議貴陽序　侯一元

歲在辛丑丹山翁先生為南比部郎且九載矣檄至以先生參議貴陽先生之為郎也賢資又獨久乃其遷不能踰常而地又遠士之務進懷居者或不厭焉其歲三月翁大夫治行諸鄉先生咸往餞之都門之外冠蓋既集馬鳴於衢于是有顧而嘆者曰是馬也範馳驅式王

路弗弛弗蹙國馬也然而御者方三十里五十里而休也可以為良矣然而不若捷之速語卒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竭駑以聽御者道雖遠以日月至之已而大夫前行至於舟於是有顧津人而嘆者曰善哉乎為舟險而不敗戒而不禦是其材緻而工習也雖然彼容與而擊楫者無衝波之虞而有善舟之名可不謂遇哉則又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往求所濟雖險也曷違之已而大夫登舟命師縱馬弛御於是又有嘆

者曰舟之於師也馬之於御也不可易也以其習也易之則害於舟害於馬故治民者審宅五方治音者審正七均令大夫則已易器而操矣竊為大夫慮之大夫曰請受教往而學焉聞之曰東西南北惟共又曰車於室轍於途若惟車勿飭爾又奚問途於是諸鄉先生顧元曰爾惟寡少盍籍爾長者之言元既受而籍之乃作而曰備哉言乎雖然天子之遇先生厚以先生大賢且托以明古之道振當世之急而議者類以為先生不便是

無以異主恩而矯士靡也且天下相趨於疾足邪徑而顧自便之日久矣靡不跂足而至公卿以余耳目所覩記郎吏之陟而外也鮮及二考者監司二千石之陟而上也鮮及考者是久任之法隳也已陟矣則欲以踰級自異已踰級矣或曰地惡或又曰遠顧其身便否耳慮不至乎民是陳力之道圮也昔人云易動而可慮者莫若遠民言制吏之難而達民之壅也故惟自立之士不削而正者乃可以撫邊安圉令士大夫之入者計不復出

出者計旦暮入其況邊乎是均勞之義格也玆其來遠矣自汲孺之賢不能無望于積薪望之之不欲而難左遷祖尚之文武而憚遠牧又況材非慷慨隨風同波者哉夫若翁先生之材賢盛矣乃其為郎而獨久遷而不踰常得地而獨遠則彼浮食乘墉集菀之人始猒然心沮矣是天子所以詘羣工宰臣所以抑僥倖不塞而自禁之具也濟涉方深以先生表逐斆方慼以先生虞社稷是後又何疑焉且諸鄉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東

野之佚矣未聞鳴鸞之敗績也聞虛中之濟矣未聞忠信之陷也五方異齊矣不聞其不同禮也七均異調矣不聞其不中律也故善馬所以善舟也善舟所以善政也一也異方而同區先生行矣余又聞之本巨者銳末源博者洪波不盈于天天有常予不爭于人人有常好夫貴陽非故西南夷之徼與語曰樹惇帥德而守終純固者惟酋能也而既浹淪王教矣因長之以先生之慈惠維之以孚信鎮之以易靜此其回面而嚮德也必倍

乎中州之民異時擇公卿於馮翊還列侯于河内乃知天子所以遇先生徙執古之道而其去世俗之慮遠矣夫迂其身以善國正俗周公之事也於先生乎觀之

贈太史内山裴君奉使序　董份

古者太史氏掌四方風俗之㜫惡政事之得失以詔王而四方之奏風俗政事者皆先上太史副在王所故太史專居中以備紀載務知天下美惡得失之故而國家崇立史官大畧依倣古制至天子修親親之禮展藩國

之封則皆歲命史官以充奉使之職此非獨以寵侍從之臣為藩封之重而已也蓋居中以知天下者其聞博閱歴以諳四方者其見親所以欲其周爰咨諏親采天下之風俗政事以告之天子而廣其所紀載也昔在漢室司馬氏為太史而遷自言其涉歴之跡畧徧宇内是以能洽浹貫串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自見謂為續獲麟之後接詩書之傳亦由其所考訊者廣博固已竒矣然儒者或譏遷輕信牴牾是非謬於聖人則以學不繇其

統而道不知所約故也今内山適為史氏而當明天子遣使覲睢之時方下燕山浮易水上恒嶽南望黄河北逾太行抵上黨以歸而予昔與内山游觀其志醇如也其中好深湛之思務觀覽古人之旨思性命道德之要而敕身謹行擇地而履可謂大雅君子已予聞古人質有其内而後能明究于外語曰衆夫折薪不成揚楚三人指途靡有適道令不能成信于中而欲沿記聞之緒總羣言之歸則未有不失其指而能有明者也予嘗讀

書至典謨之篇其言雅醇深奥紀先帝王之經法以示千世之軌未嘗不想見其人非史臣親見聖人之微深於學道而知其統約者何以有此今天子明開聖極宏覽上古方遵帝王之事卓軼百代興制改度纂成治功將見有典謨之興為史氏之光采其榮名不可勝道矣令予方與内山紬金匱石室之藏以勒成當世之紀竊私慕唐虞史臣之風會逢其時而予非其人也子行且勉之哉倘望見蒲坂之墟為予延企焉内山且發自京

師或題其卷曰金華使節而予序之云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歸有光

予為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悅而忘其歸也蓋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遂於文熟於事少時為縣大夫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望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見施設獨喜為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

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虗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蠭起羣疑豁如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興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游者皆去為顯官先生猷為諸生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

而又惜其晚也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為喜而以得所遇之為樂予惟國家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不為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貴行盡如馳莫能為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褎然輿馬赫奕自喻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為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槖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結

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引為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犖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問也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猷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彌望君子蓋以為世道無窮之慮焉

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予未甞不竦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為在位者皆以此為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流波於奔潰之日不可謂無方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則猶饑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諤諤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為而此為之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為世道無窮之幸焉故

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彼碌碌者徒雖𥜥褓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之遇也因書以為別

送陳應虹座師以左諫議擢山東兵憲序 支大綸

國家樹給諫臣直掖垣內專封駁其制視諸京朝臣特重既任率數載不輕徙秩滿輒服在卿佐大僚時時出一二補藩臬司初亦曷嘗不奬忠直而酌年勞哉迨歷諫之術行而老成者以資絀遷轉之期亟而鯁峭者以年

沮孝廟後諫垣遂多故矣總之不出兩途有悍然冒清議懸危法以震言者其究也法極而身繼之乃以成言者之名於是有嘻怡淟涊讙然示人以有容而陰踈貳之以褫其權甚者中以法而汙衊之俾言者不獲自直而已得有辭于天下蓋自昔舞圜機以刓言鋒者雖低昂遞更吾咸得覽其大較云居常念汲長孺佐武皇朔朔于時忌不見察洎出守竟以一卧治語咻之唐子方訐文潞國至叱咤廷陛中而潞國終能洗瑕揖忿同升

之以參大政蓋兩宋尚清議其公卿典刑邁前漢殊絕矣且當長孺與平津爭布被時豈復爲身資計哉而子方淮浦一唫直以忠義自仗亦豈畀畀念內外資者乃長孺依依欵欵懷戀禁闥子方一承薦剡遂忘宿嫌欣然與之共事此未易與淺衷道也臣子抱犬馬戀主之忱安能斯須忘天下哉誠忿天下大本在主上一人吾苟獲灑吾血誠以翊戴而保護之登主上于堯舜之隆天下治若股心之役臂指耳釋此而之外傃雖盡所長

以就於理如根本何用是志士純臣日以糾德弼違為事而彼倡均任歷練之説而亟遷之者凡以塞言路而啟之竇也夫以長孺之樸忠俾平津少優容之亦奚損於平津而漢家之強藩巨憝環伺而竊發如淮南流者其先事伐謀之功奚可勝紀顧局之一淮揚閭子方詆訐宫闈當宋天子震怒時潞國即為所欲為無不可者乃引咎自歸尋顯陟之其有補於宋治甚鉅而潞國反藉是以永其譽然則優容直臣誠秉軸者之偉節哉顧

自漢迄今中更幾賢相而潞國一舉竟為史冊奇觀蓋峭直難親軟熟易制諛言便耳激語刺心恒態固然古今一轍矣然長孺即少踈而武皇至方之古社稷臣子方一出而孤忠獨立之詠終古藉藉有聲則須史一內外資奚足為丈夫道哉我師應虹歷宜賓尹著循良聲既久尋召入為左諫議侃然以道德佐天子直聲振一時浹二載擢佐山東憲備兵北海登萊濱倘亦獎忠直酌年勞之制哉吾師實社稷臣旦夕宜復入侍天子左

右愚且鐫金石颺潞國之烈矣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張居正

荆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於是定山袁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披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為市者數人郡中震慴莫敢為非迺均宗禄舉積滯察寃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

然無事上治績更為諸郡冣三年以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匀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為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適覩大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甕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葢亦有資於時焉夫晹者之望雨也見霮䨴而鼓舞寒者之乞温也睹東煴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

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承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嗷嗷固聖賢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曾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居然也兹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令之仕者咸重内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寂為優崇尤不樂

補出為吏即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
為常公始在蘭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
難之公恬然不為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
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為君子樹立資也乎雖然不擇難
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
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令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
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為斷太守治郡有效
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為按察使副即有卓絕異等殫

精畢力亦不得騖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即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頽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令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茲其行也儕為之言

贈劉都督序　余寅

今總鎮開府劉公者蓋古所謂將帥臣哉往者劉公之起松潘而芟雍白草番也論者曰劉將軍偶遂之耳試

復之未必能徼大幸若是既將軍征九系大小三百餘
戰盡還其陷地夜郎千里得劉將軍無恐横江諸處所
寇大閧將軍討平之川南以寧論者又私竊忖將軍以
制羗僰誠餘之矣易地而驅之則不為賴矣乃將軍由
蜀轉淮南時島夷毒內地欲扼吳絶饟道以睨南都勢
倡甚於是將軍殲之盡又殲之於岑港於三沙則劉將
軍又能以淮功矣又由淮入閩入百粵敗逆者張璉兵
及鄧興陳明光等俘馘島夷無遺醜則劉將軍又能以

閫功以百粤功矣所司具上之於是晉都督開府東南總鎮焉夫寓內稱師帥臣者葢林林盛矣總之不得齒于古名將之戲下何以故大都通方者難兼量者寡葢自古歎之也夫兵者危器古之人危用之胥管之乎機矣是故百鬪而一款則發之非時往之無當與枯竅奚擇矣故曰通方之難十舉而一覆則耳目乖應手足易處與凝滯奚擇矣故曰兼量之寡故方者兵之術量者兵之所為用也邃哉乎機非劉將軍談何容易哉是故

員方錯途翕張殊軌以正變不可勝窮也攻而無攻無攻而乃以攻守而無守無守而乃以守以柙闔不可勝窮也上雷九天下蟄九地決之若川止之若山以起伏不可勝窮也欲左左欲右右欲遨遨欲徐徐以屈伸不可勝窮也以所見知所不見以所不用知所用卒卒若棼井井若暇以參伍不可勝窮也故曰不周而周將道以揚兵道以強故得其機則得全於敵矣不得其機則得敗於敵矣夫得全於敵與其得敗於敵也豈可同日

而語哉劉將軍慷慨敢事臣也驅之陸陸勝驅之舟舟勝用正正勝用奇奇勝用衆衆勝用寡寡勝諸余所為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夫將軍之事於蜀於閩於百粵也余耳之未目也意者侈謬之乎余海上人也而將軍來海上四年冐不測之淵親歷窮島島人聞之無敢濡足海波者海波晏如也大都無恭於措畫而無昧於士情誠賴之矣故余所為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將軍嘗自詫往在西陲時庶幾男子今在東南有鬚婦人

耳嗟嗟劉將軍曷不北乎北敵患邊氓特甚卒無一創痛之者與東南夷校禍大小一弱子辨之矣將軍獨柰何竟卧東南自愉快乎夫北敵誠重猶其枝也東南股富緩急仰之内地傷是本禍也善稽者鋤其非種嘉種乃蕃善國者誅其横民齊民乃業故將軍在東南者稼道然也嗟嗟以彼其才安施而不可哉遁者島人幸一饑止矣東南安矣將軍少須之且北北且搏搏舉矣

送沈君叔成序　徐渭

叔成父伏劒出塞垣拾其先公蜕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劒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别余於理見余抱梏就攣與鼠爭殘炙蟣虱琵琶然宫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呌曰叔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為余壯之體貌雖孱困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為别

贈吳宣府序　徐渭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隷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鎚目瞍瞍以睨過市饔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昃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習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盎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

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
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
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
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
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
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
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
君荅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

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髯誠不知用膽兵畧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為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寇寇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為長城一時勲名無與比伍予於是益信士磊

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鬬鳥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蔭而予適以公招在幕府感舊而贈以言

贈同郡六子序　許孚遠

歲庚辰我湖士舉南宫賜進士出身者十有三人首謁選天官者八人其一人董子伯念得儀曹郎其七人當

為令一人臧子晉叔特䟽請於上乞受教荆州其六人
莫子子克得江夏孫子應章得武進沈子汝修得句容
凌子孟昭得南昌姜子中甫得光山閔子仲升得安福
之六子者以為初釋鉛槧即吏事且為民父母其道孔
難爰相與咨諏詢度皇皇然不能置乎遠因酌而諗之
曰諸君毋過慮毋多求天下事亦為之在我而已是故
立已端邪存乎志政理通塞存乎學規模廣狹存乎量
起處勤怠存乎精神性行緩急存乎克治志端而行方

猶形之於表也否則矯為之弗純學明而政達猶水之有源也否則道謀之靡準量弘而應物猶海之納川也否則強為之弗裕精凝神立百度自舉猶二氣之資萬物也否則物欲陷溺而不張省偏祛弊泛應皆得猶持鑑以照衆形也否則好惡乖僻而不諧若是者將求諸人乎抑求諸已乎吾又觀之始笄為婦舉步踖踖已而持室或傲睨其舅姑矣假館逆旅一飫德色久而狎處將多求於主人矣夫士以文學起家一旦而膺民社之

寄惟恐其弗勝任也故處患若險穽而求善如饑渴及其尊居民上操柄在已其左右而逢迎者莫不父母而神明之於是乎訑訑之聲音顏色有拒人於千里之外者矣嗟夫此所謂富貴移人之患也老子有云重為輕根静為躁君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則是一念兢兢常居於沖虛澹泊鎮静安詳而以之役使羣動者也夫君子必繇是道然後可免於習俗移人之患諸君勗之哉語稱三折肱為良醫余嘗仕而折其肱者敢竊以是

為諸君誦

送薛青雷都諫出參藩序　馮琦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參楚藩其門下士問言于予薛君予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舉士且階三品官易達也時易逝也離合不可常也不佞於是乎三歎初薛子自吉士為給諫要人啗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往曰士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如以附人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後之是非毀譽一而後之是非

毀譽二一吾猶不任而況二也夫守身若薛子者可也蓋治世如治邊其淩厲搏擊持人短長相刃相劘如風如濤似戰芘蔭宇下甘言媚詞覓人顏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踈格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涉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夫守居先生之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論宏議極言闕失令且儼然參藩未有以報國恩後即再欲有所補拾何由乎予以為不然夫世無極言敢諫

則吾以責君世盡欲為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路之塞也人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為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羣下與之為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詘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收伏在草莽者百餘人於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

不言之漸也薛君爲諫官遇事即言言當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者邪無論守身即守官如此未爲失也葢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於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令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未必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僨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爲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令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令

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難易相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為治不盡循一途轍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稱賢耳由前言之則守官由令言之則守法吾始終所予皆在焉夫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敗居官褆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害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之門人共之

送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馮琦

今年春陳侍御從龍以河南道主計吏引繩墨別白黒黜陟一稟於至公朝紳爭識其風采會言官以請訓儲得重譴省臺以論救而譴者十餘人銓部以遷建言者官而譴者四人一時所稱端人正士如鍾都諫羽正張都諫棟王選部教皆與焉侍御欲草疏直其事或謂侍御前疏指切宫闈留不報今復有所論列必將上干明主怒以憂太夫人太夫人亦數諭止之屏居獨處則使使偵侍御何為出稍久不還則使使趣召之曰得毋入

朝上封事也侍御久之不得發意嘿嘿不自快于是奉太夫人以歸友人馮子酌之酒而送之曰嗟乎端人正士盡之矣或以言去或以職去或以不得其言與職以去朝士大夫其畏哉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覆說也蓋往歲之事驟進賢人而亟退不肖夫名者爭之器也予之美名又驟與之美職天道所忌也奪之以所深利而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在人情必不堪處天之所忌與人之所不堪則其勢不可以久夫甚精必愚至潔易

辱硜硜者可激而盡也士業以抗直為世所指目遇事必言言必盡盡言必得罪一得罪則其類不可以獨安非以言去則以不言去言與去皆足以自離於人主人主既不肯虛懷以聽人臣又不肯降心以留此不盡不止之勢也蓋自古旅進者必旅退若旅退則未必復進宋時諸大臣一言不合即下殿上劄子求去一正人去而衆正人隨之故有官家别用一番人之説向使諸公稍濡忍調劑無過持其高論使君子小人角立而爭雖

未必盡行其志然決不至喪朋敗類空人國家如是速也由此言之則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具見於前事矣方今君臣隔絶外不寧而内多憂悠悠萬事未有反汗拔山可以口舌爭而得者計獨有竭誠極忠從容鎮定而徼防其不然真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葢正人常利朝廷無事而不肖人常利君子有事君子居重為輕根處静為躁君即使閭閻無有所問而正人在朝廷士之持兩端且向且背者亦猶有所繫心即真為不

肖亦有所憚不敢發夫使不肖人有所憚不敢發即君子之類不盡而天下事尚可為此詩人所為賦白駒也侍御行矣予假以歲暮為期侍御慎毋有他請使世多君子邪我與天下同為君子世無君子邪我獨為君子同為君子其功大獨為君子其力專侍御言官也安往不得自効夫使侍御險危其身以沽直名太夫人不喜也使侍御變度易慮習為周容太夫人又不喜使侍御不勝滕下之戀優游遁思坐而自廢太夫人又不喜太

夫人所喜者惟侍御為君子及與天下同為君子耳侍御奉親孝能養志其以予言質太夫人以為然否

贈大學士張公序　李維楨

張明成學士德望為海內宗上拔之謫籍復還講幄以母夫人春秋高請急歸無何母夫人不禄服甫竟而衮職有闕上即家拜參大政中外皆彈冠相賀也故事相蘇下筐篚餼牽踵屬於道而公殊厭之古人交際為恭今乃貨取此豈盡其槖中奉入大抵贖金羨賦出之民

力而甚或盜公家之儲下交者媚上交者亢大吏往往見告官邪黎興政體陵遲職此之故將一切謝絶庶可以風示百官其承乏虔州適與行會既重違公雅操又不可但已則竊附古人贈言之義令時所患責在公者陳其畧焉葢治道去其太甚所損益百世可知而矯枉者每失之懲羮吹虀因刖廢屨非也放豚入苙而又招之亦非也古人一嚬一笑不輕示人而况授以矯枉之名乎自項救時之相或獎恬退或尚綜覈始未嘗不新

人耳目而巧偽叢生弋釣祿位究其末流得不償失此患在不平也且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一時一事之利而興未幾復革矣以一時一事之害而革未幾復興矣議論滋多功效蔑如此患在不審也人臣以身徇國事豈以國事徇人令天下爭言開言路去苛政以此兩者繩人而行其私久任不行冗官復設十年不戮人於市二十年以市媚寇而墮軍實皆徇之過也此患在不任也患止此乎抑有大者焉朝講不御而宫府之情日

隔國本未定而貂璫之勢日恣上供不省而公私之積日貧患莫大於是然是三者非相國一手一足之力也不平不審不任則相國責也公盡其在己者以待天定而已昔伊尹相業論者謂自一介不苟取與始公取與義嚴先聲所振宏矣其從公遊垂三十年號為知己狗馬病力乞長休告幸不塡溝壑日夕與鄉三老望見德化之成故不欲以非義贈公為公相業嗃矢云

奉别趙汝師先生序　湯顯祖

宗伯吳趙公以徵且行一時鄉大夫正人在南者皆喜有言於余者曰趙公世所謂大人也必為政予曰子何以知趙公大人也曰江陵相知公者也今兩相其里之客焉者也皆以正言有逢其怒莫有逢其視守道於今能逆世而立者必大人嗟夫亦未既於趙公所以為大人者矣公嘗謂予曰吾見所謂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言正見一節奇己而起則泯泯然而為官凡若此者皆細人也予所不為為其官不忍不為其事為其事不忍

不為其人言之莫有聽焉以吾行可也是故自公起至于今凡三數徙未嘗不言其官或言天下利害不少厭其無細人之心也已而吉水鄒君三出南趙公北公又謂予曰鄒君名則益高矣而國重傷吾之北必且又然矣益高吾名而重累國非吾意也吾意不欲行予俛然嘆曰公言及此大人之心君臣之義也雖然公其行矣大人之行于天下也時三代之法諸侯士大夫世其國家餘子得習其政士無境外之志至春秋時有之所之

不如而可以去故有異邦有父母之邦參相仕也今一父母之邦而已未有少不如意而得去之者非其勢亦非其情古惟如彼其地分其所生人有賢者則相為重至于天下一則大矣視士若廣矣其勢不得不輕古惟如彼其士皆世家相親有賢肯相為下而相為待也今則天下之人矣有政而此不為則彼為之矣夫大人者其心常有以自寛誠不拘拘焉以政為然非政莫為也後之時亦未遠於今之時也何以言之古惟如彼其封

內有士易以見法有讓而士益以見矣後雖有大人急不得而知於其君其知也必且以相非其相則其君之待人也夫以待人而知大人宜不忍為然則以相其可也令可以相而知之時也若猶不得存其身且可因而存其言言而從即其身為之不從雖不忘為天下之心而我無逆也嗟夫孔子亦大人矣於季桓子而可時也其行於魯之事亦無所信然則孔子固未有行于魯也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不已何也曰吾五十而知天

矣則可以入耳而從心前此亦未知天命也有不然之音則逆其耳有不可之形則立其心以此為不惑益人道也既知天命則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而立吾心即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則為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國不傷天之道也非大人不足以致也嗟夫以趙公之為大人而予又遊之久寖知然所以望之知命而已天下事可盡言哉

長安送黄竹石序　袁宏道

黄竹石從江陵負敝笈訪余長安余方視選曹曹故樹
籬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為杯罌所奪無他語草草暄
寒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為别余曰子亦遍觀三衢
九陌乎䆊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於道居者糞于市
椎埋屠狗之輩敝衣百結之子高髻衩襠裹面歷齒之
婦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瞻雲中則鳳闕
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城之市則夏之璜
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夷北狄之珍異陳焉

已而入雲韶之院過鳴珂之里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劍僚之丸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舞呼盧博簺之戲種種聚焉令夫山郡水郭巷陌未始不清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茜而過則已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然後知京師之大慎勿以穢塵腥風遂謂都市之觀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極子歸而

求之有餘師

唐醫序　袁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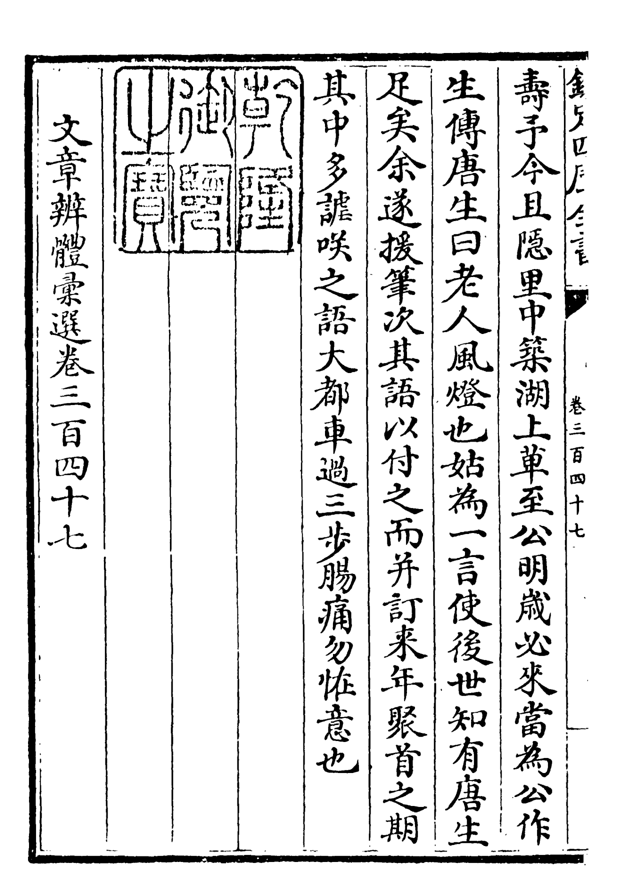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洩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遊多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吏拜迎唐生錯愕不知所為

鼓吹大沸呵殿聲甚馮蜂擁而入傳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生開府雲中予往客置酒桑乾河大合樂是日村官悉裝中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平原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飛鳴鏑箭如吽鴟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以他事不終席而賈人已先予金留唐生代飲畫閣朱欄綠窓繡榻帳床皆綈錦香清一室入暮兩小鬟供事為除

冠服憒巳敝内着木綿大布襦行縢如梯小鬟皆匿笑唐生亦自笑不止夫此地非冶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闌入若樵夫之遇毛女漁郎之見僊媛此其三快事也諸叔聞予言皆大笑每酒間輒以謔唐生唐生亦甚自得予後遊念生巳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漁陽歸入村中稠人中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之族人則曰來時巳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予奔走冀子取一第沾升斗之潤而今

竟已矣後當為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年辛亥再入村舟泊輞湖岸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鬵鱗鱗見一人持蓋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來有所托耶抑所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揣弄予耶私念鬼畏唾急唾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爾耶予曰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予前年至此問兩叔及公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辦

論而兩叔來舟中大咲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
酒共之改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為市棺時唐生將歸吳
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二紙雨淊烟痕堆積幾不
可辨且云與公相與㝡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
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公壽未也公醫術接古
方雖未必活人却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胸中灑然
無一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鶴皆數千百
年公瘦骨稜稜圓目鋭啄通身皆毛大類猴也是亦宜



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草至公明歲必來當為公作生傳唐生曰老人風燈也姑為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余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并訂來年聚首之期其中多詭唉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恠意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龎兆樾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十八 以下賀祝類

賀鄭都指揮序 明崔銑

崔子曰日者薊盜之起八人也度險如家治綏溢爲萬人大師而後克之賞也勞者下勢者上夫德衰而後有政政格而後有兵兵怠而後有賞故化世不言政治世

不言兵振世不言賞賞而猶失末孰甚焉昔閭丘氏之子也溺其父號於國中曰能救子者予金漁人援之出閭丘氏之戚攘為已德其父金其戚而徒勞漁人及其次子復溺號猶前也國中無應者故信古之所貴也銑外女弟之夫存亦從師有功自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銑外舅鶴翁及卿大夫賀之銑曰爾存功倍於爾者爾知之功蔑於爾者爾知之思倍當安思蔑當慎自爾祖至爾為都指揮三世矣爾父尚行嗇家夫盈而能守故

有爾今日爾惟嗣德惟孝爾惟報賞惟忠爾惟納貨惟
畏且銑聞之福不可妄受曰持貴不可徒居曰稱不持
福則為戾不稱貴則為辱夫善飲者餘其量適也滿其
量猶或可勝也過之鮮不困且病矣故君子懼福而憂
貴又曰爾存爾達爾毅爾欲尚官其夙夜守予言斯克
有勛有聞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羅玘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都

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繇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比肩矣然評士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道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官

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格又奚以考績為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歸之與其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邪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

馬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繇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汨没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為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其職也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李攀龍

隆慶巳巳蓋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既已六十有二矣而始舉子岌岌乎其危得之也夫危得之者幾得之也幾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為道厥初生民覃族受姓以屬於今不絕如糸一旦自我啥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即不堂不搆不播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弖

禂以禱祠求之熊羆以寤寐求之即未爲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脱屣爵禄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嫳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藴藉長者里中葢視猶石相家即某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游京師其友親且曰亦既抱子矣即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貴仲而季且賢矣即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於越

人也曰不筮而商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權豪斂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退食獨立無柰趨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暇何也即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此自殿卿所及見而某所及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謂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既已能御矣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覘其門有弧矢也家持羊

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平生也是自緍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忒也人亦誰不為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固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爾終豈謂幾得之哉唯是幾之不得而快快然後幾而得之之為快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為

殿卿具列之如此

賀少師楊公一品四考序　汪道昆

高皇帝倣周官法專任六卿乃若太宰統百官大司馬馭諸將其任較重迄今十世率有頼于柱石之臣然太宰務在守文大司馬則兼用武者也守文必操正義用武必操權宜兩者皆難而兼之則尤難矣太宰楊公事肅皇帝歴大司馬若干年嘉靖末乃進太宰其後先帝召故太宰視大司馬事秩如初上在亮陰首召太宰還

天官視事彔自天官上一品四考上命有司舉例以聞明興二百餘年六卿一品四考則自今太宰始先臣馬端肅直以三考而被異數今太宰不啻過之上以為然賜秩視端肅等公三辭而後受命則自少傅進少師夫端肅事先朝名實炳然烈矣時承平久海内若將去兵一旦邉事興端肅以言兵顯是為難耳自庚戌不戒敵入郊闗肅皇帝自禁中疾視之操下益急于是燕代並建都府直以要領捍京師建鉞授人人將失色顧代告

急則公在代燕告急則公在燕若解右衛之圍郃大水
峪之犯則出九死而收一捷夫非震世之功邪凡百勲
勞猶籍籍在邉人口墨家方盜國柄逦官邪意不便公
將有所中公出則督府入則本兵東南秦倭西北靖寇正
色而立柄臣子卒寢其謀人謂公繫安危如郭汾陽決
勝如裴晉國審幾如狄梁公此一時也既而多口為政
曲學代興簧鼓人心尭蹠無辨重以尅核太至睚眦不
忘由是比周進矣公入太宰覰人必概諸公行羣口狺

折侯其自定或將有所釋憾率義格不行人言公持大體如丙吉砥中流如陶侃又一時也諸部内附納貢請封言者紛紛卒以為不可廷議待公而決乃趣召公公至條列内講諸便宜其議遂定比年諸部納欵歳省邉餉不貲人言公決策如張子房善斷如杜如晦又一時也往者用人猶潮汐耳一朝失柄輒籍其所推轂者一洗之雖有賢良亦將不免頃之執政攝宰某子甲伺而乗人釁交報讐直為豪舉公遝太宰去其太甚勿問其

餘于是人人自堅幸得及于寛政人言公不亂如曹相國不為已甚如司馬端明又一時也即公在事又其時屢遷要以率履平康壹歸乎正直不茹不吐與時咸宜則其難之難者已乃今位太宰進少師以一品而歷三朝登四考一時勲伐聞望宜莫如公顧夙夜愈益兢兢務以身先有位鞠躬屏息雖甚寒暑不衰昔人所謂有事君之小心公無忝矣凡諸功用則其緒餘此有由本也夫月浹辰為歲歲浹辰為紀寒暑相禪動靜相竭終

始相巡公以四考計之則一紀周矣其間用武者什七守文者什三冦在四方一何勞也天胙明德主少而國無疑百官總已聽公務一德以尊天子公由此更始利在守文濟濟師師盖將不勞而治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何讓焉且公諸子具文武才傾海内士若督學使者若執金吾鴻漸翩翩褎然首舉公以文武許國公子一以文武承家古者世臣使之長保社稷若漢周氏韋氏是已公所謂世濟其美惡用歳計為哉往余守尚書郎

幸得爲公司馬屬吏乃今入佐司馬會公既遷于時左司馬攝事部中善余言就諸郎語少師公功在勲府勞在程書大半心力在本兵訏謨在疆埸即公遷太宰吾黨不可無言公雅善右司馬有辭第藉其言以待命余自知言之無當也介諸郎固辭公既遷輙舉譚公代大司馬譚公至諸郎述余言質之譚公曰嘻夫非一人之言公言也其勒之帛他日以待太常諸郎敬諾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王錫爵

萬歴甲午應天巡撫缺天子若曰是惟予股肱重地其擇老成歷久練文武事者以往而廷推四川趙公以原任都御史即家拜兵部侍郎開府應天命既下則東南士民舞手相賀曰是得人矣而先是公撫甘肅自福建順天再徙業已稱久次其在甘肅且逾年而會䆐入洮泯罷歸時論久稱屈故再起畀重地予卿銜示不階尋常尺寸以進者于是賀者復相與憂公之不能久亡何公果兩推少宰不報則吳民益喜出望外而或又有

疑明主意不測以為地方留公之利不若使公遂尹天下之為公會明年公以丁酉之某月通前甘肅俸滿三歲考部疏朝夕下公得用賢勞晉階子誥三代然後民始知天子虛席倚公之意不薄而又知公之得褒寵以為吳也則愈益大喜曰公且為周文襄文襄故撫吳都御史在正統間以均糧治水積功德於吳者也歴官至宮保尚書終不改鎮故吳民遂以為公誦云嗟乎使公不出長安門取卿相有以易此聲者乎于是公之屬布

政使曹公等共造屬錫爵言以賀夫天子急我東南不難久借公以活我元元命于蜾蠃蒲蛤之鄉而錫爵屬謝事里居芘公之宇下忍嘿嘿已乎抑使君徵其事而不敏以意對焉於是使君進曰丙申之秋苦雨傷稼則既八月矣於報災例已後時公慨然疏聞語甚痛卒得留漕粟之半所省耗米以二十萬計輕齎銀以九萬計匪是者爾時踴貴將漕難輦輸百而當一民間一而當百民力盡久矣錫爵手額曰然予之饘斯粥斯亦已久

矣顧聞其次使君又進曰自東事起東南宿重兵苦加派公至立撤其半以寛民茲議復故額而公終不欲苦民疏請留關稅以充雖部議不即允業有端矣往歳當事者移鎮句容遥以威重示控制已耳公獨櫛寒沐暑歳歳出行部討軍實訓之而又躬廉儉以風庶僚所過郡縣不責供傳不以鍰贖私交際往往節鉞次境上民無知者其所意創為有司徵糧土客兵支餉圖籍皆深中隱蠹科條畫一墨帥猾胥不能臨時上下其手而軍

民以安其恵而辦精而不煩多類此者某曰唯唯使君與公同甘苦劑緩急固宜知公盖古人貴不聞不見之功今人反之往往張小為大中緩外急口哆鬚張見謂能憂時目不親伍陣耳不聞金鼔足不履邉壖紛紛議增兵增備一切取辦於不能自言之小民足寒傷心本末倒甚竊聞公昔者嘗撫甘肅矣時二酋内訌朝士抵掌談封狼居胥之功而公務持重無張皇以此坐忤譴去比公去而究竟所為安邉退虜者安在則其效可睹

矣蓋今天下最患者上不憂文法而憂議論下不憂兵戈盜賊而憂在流離渙散與譸張好亂之民當公在甘肅時羽書飛流中外震動所見惟寇時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東南之憂在若形未形之間民之畏苛政也甚於兵此尤不可以慷慨激昂之虛聲莫歆而鎮浮也則其道莫若寓儲積于折糴寓增募於簡閱寓登陴授甲於宿飽之士寓高城深池於未盡之民力寓手足捍衛於輯睦之民心此之謂不見不聞之功要於事治民安

而止豈必以口擊賊稱武徒邪葢吴之以周文襄頌公而天子孜孜東顧尤若有懸而待焉者異日算功計效其過文襄無疑但文襄之時吾吴如稂莠不去蟣蝨未翦本富國而若不足故其治尚櫛若今日之吴直如病尫之人仰粱肉已耳投之以五劑則鼎熱麻沸矣是謂真不足故其治又尚靜櫛則朝革一弊莫興一利不能使人不見而靜則吾所為寓之道也不能使人見設以文襄居公地欲横縱其田畒賦稅而翕張用之㢘其羨

餘以上實筐篚下哺驕軍萬萬不能夫張弛有時即宰天下亦若是而已公異日驅而還朝為天子畫萬世治安計錫爵老矣尚能操治吳左券以俟

賀仰蘧鄧公得第一子序　孫鑛

夫未有子而有子宜喜也乃余為鄧公喜者則有異焉何者鄧公慷慨烈丈夫也與穆吏部石太僕俱為忘形友其為御史也甚有伉直聲奮氣欲為國家陳大利害察其志即以嬰纚禍不辭也而穆公顧獨甚憂之嘗曰

仰蘧君未有子不宜然郜公黙不應及受詔刺舉河東也穆公知其必有奏既以不能止則置人於都城門日候諸監察上書者問之有河東人則刼而至問所上書設不告則解其裝視之或言過激切即為止不奏遺書郜公道其意如是者數矣後郜公憤其志不得行凡有奏則嚴誡其人令迂道自他門入慎無為穆吏部所得得則必重譴而穆公人又竟偵得之卒無可奈何久之郜公亦悔以為父早世身煢煢孑立不幸而有不測則

此身竟長絶如生我何吾痛吾志不得行則引去已耳於是自河東歸遂稱疾不出盖八年徃矣夫居憲職信當言然言出而禍或隨曾不慮此身之不傳則亦未爲全得故僕昔於邵穆二公之事兩有取焉言者非狂止者非怯也不然石公嘗諫矣穆公不止且棄官護持之豈顧為邵公重爵禄哉而待邵公異者良以報國事後猶有待胤嗣一絶則長已也慮深遠矣夫未有子之先抱忠志而不得施抑鬱如此則夫一旦而得子也固身

可復用之時而志將復伸之候也豈不快哉故余嘗歎夫直臣之難得千百中不一二有若鄧公者可謂近之矣而又以肖嗣未建隱忍於良友之規竟自乞其身然則朝廷欲得言者何人乎且懦而重爵禄者誠不足論即直矣而義有所重弗得自遂則亦無用此行行為也蓋至於有子而後鄧公得有其直矣今雖未遽起起而危言激論稍公寧復禁之故曰喜有異也豈姁姁抱稺齒為歡者同日論哉余卂提學君與鄧公石公同舉已

又試治於郜公之邑於穆公俱為厚交故知三公事獨詳云其生子也御史見韋蘇君在故里實見之甚喜入京師以謂考功成君成君曰是不可無賀因謂余余於是書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四十九

明 賀復徴 編

序六十九

南園翁九十壽序 明李夢陽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私相謂曰夫酒血虗則困勝中熱者必病夫奕心機也即壯

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壽自為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主於積一曰生有之爾言自為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損精搖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之子嘗令巨邑矣復有二孫接步於巍科夫外足者内娱心歎者體顤耳目既和懽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氣舒者永吉甘日陳諸前紛擾弗嬰於中即弗壽期壽斯臻歟言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

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羽鶴壽化工非私於松竹其於寒也獨榮斯無他定之秉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為則顏回豈天札之行咎諸養則榮啓期九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窘矣主於積乃跖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籛鏗引年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脩諸志者也養者無乎外者也為者專乎內者也吾請諸叔

父其叔父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中古之民皞皞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耋季世之民勞故其壽耆而老者寡矣蚩蚩之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帝之世也皞皞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汝見翁乎蚩蚩者乎皞皞者乎

壽婁翁夫婦八十壽序　李夢陽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風熈無愁苦夭折之民邪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耋此非謂其筋力智慮衰邪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於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耋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耋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千年閒夫婦齊德而

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龎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即弗耄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者不誠罕邪不誠罕邪且壽者氣昌而娛樂者之為也今天下民窮而斂急輸不息有徵弗停催亦甚矣姜翁固奚所娛於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覿翁夫婦矣並生於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熈之際也一宜壽齊德而隱二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其子判名郡振厲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

三宜壽夫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娛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也又安所得耋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間多龎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急愁嘆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氣昌而娛樂者幾焉嗚呼亦罕矣余於姜翁夫婦有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壽兄序　李夢陽

正德庚辰之歳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臣左長史春右長史昷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正八人者為長公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曰德基業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鞏子曰智圓義方肯構肯堂於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臧子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鸞翔孫如玉蹌儼雅柔良趙子曰巍榭曲房純衣縠裳無眚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有積有倉有牛有羊黄

子曰和親睦鄉族行宗強緜瓞苞桑仝子曰禴祠烝嘗以孝以享威儀矜莊於是長公者前偏觴客謝而其弟曰夢陽者亦前偏觴客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盈者天之道也既滿知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終始之蹈也生而全歸者子輿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内交不狎外交不淫以存禮也豫患而前思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

父之積即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咎實和之弗德人或弗循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之訓也人有急兄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故懦者懷其惠強者畏其義疎者慕其禮淺者服其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忮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而横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壽彭翁彦寛八十序　羅玘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為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

能與世相為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

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

越之後如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彭雖微越不失為彭

也故彭獨尊祖為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

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爵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

貴也亦未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醢之道也使祖

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浼已也幾希矣蓋其趣不

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為

壽是未免挾小數以攘竊機緘逆其天常為造物者之蠹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謗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人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為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蓋往者不過則來者不續吾見天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乎予嘗持是說以

祛歴世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彦寛叟有孫妃於盆國子里益都也莫不與遊愛之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知叟之欲繩祖武也亦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若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既得也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戾於聖人天地之道又況徒聞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叟觀於傳質諸羣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為天下之

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贈湯雲谷序　王守仁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人登三茅之巔下探華陽休玉宸感陶隱居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

遅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别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痳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其月予自吏部從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説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

盡然耳予曰方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予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僊然而其精臧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哀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攜然其累釋矣鄉之人

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以為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恬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

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又從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姚母六十詩序　王繼禎

侍御姚子一日過予舍予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予曰夫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躍言

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咨鼻酸不能已已故曰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理各自出犁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總要明其指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為母詩之顧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願有以理之姚子即持詩觀予盡讀之則口咨鼻酸不能已已夫母年六十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當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

纔二十九歳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絶乃蘇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者滅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異督令學舉子業及歳甲辰予舉侍御君為進士母游業年五十七矣晝不踰閾夜不休績盖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跡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氏矣智伯亡讓為報仇毁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

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為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宮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為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審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宮則趙孤絶即博虛聲奚益哉讓所為必亡者智氏無後圖所為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為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所立之也夫臣事主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士卒游第痛甚不與俱竟得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貢士名揚則程嬰

之志丈夫之槩也顧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予故徵取與比類焉今士談竒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顛踣自隕尺寸未竪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塡溝瀆者為耳於視姚母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也茍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昔鮑司隷宣與其内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髙節宣既

盡忠漢室新莽甚而戕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游陟顯列然猶不忘在約致誡鹿車二史詳而録之貞臣世家燿於方冊而復褒述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丘明紀之曲而不黷夫閨闥之行非治亂之迹也閫中之語非法紀之守也而皆載在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懋置其話言哉抑亦明乎得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禍淫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應元竊覩我明先正忠烈孫公之事

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不歎天命之不慆云方公之罵賊請詒義形於色躬蹈白刄辭氣不撓豈嘗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來裔哉及夫人慷慨雪涕遣𦙍奔難三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母子共慮不與賊俱生亦安望維祺之壽百禄之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豈非天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盛時三子咸以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明經飭行三策

名薦書一褎然首舉當此之時志節之士無不扼腕稱
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葢若相接施畀速於響應徵
負定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廿有二日屆於誕辰
自天子之三公卿士列侯勲伯持幣進而走堂下稱繁
祉而頌德壽者車數十乘搢紳之彥婚姻之懿閭里溢
閉不可勝記三君既肅客辭曰罹變葢久太夫人及不
肖孤等未嘗一日忘讎客有命不敢以聞太夫人客曰
讎然願以謁也三君敬白客語太夫人愀然曰嗟乎豈

始願所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吾既不能從先公而追於耄老若等多禄吾方日夜懼而容顧以賀我為吾嘉與若等增脩前人之緒無忝前冊則章服之華餼牽醴帛之奉孰多於一字之與善頌善禱孰信於彤管之記一日之燕孰永於百世之稱也且非先公遺無以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為福乎於是三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謹謝客入率婦子卷韝鞠跽上康壽觴太夫人舉之為一笑曰止無

吾以泰京師聞之莫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善之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烎也公父文伯非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母不猶進乎三君者長君都督仲君尚寶卿季君少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為世師法道為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禔福元元為社稷鎮於是盃錫太夫人以難老而申眉祚於永固也天篤之矣應元初舉於鄉實從宗伯之後最為

久故不敢以幣賀而獻以辭

壽蕭先生序　闕名

大江以南豫章為一都會豫章南則為吉為袁為臨臨在袁吉間非通都大會民土著不習機利乾没人其民老且敦愿無他腸往年居鄉閭長老談臨俗有蕭先生者幼即孤不肖其父狀為何顧時時問諸鄉父老曰吾父狀為何即荅曰其近似即喜不者輒寢不起食鄉人憐之爭為指擬髣髴其父狀肖成鄉人曰大肖而翁先

生即置中堂上出入伏請後行鄰有龔先生曰即無論其肖不肖人情終日喓喓語肺腸即反面懊不相識乃翁没數十年顧求若狀乎誰為此故里閈皆稱蕭先生為孝友人先生後搜致百家暨齊民諸術皆得其雋永人勸其仕輒曰仕進難即致通顯章表亦時時用機利學術仰毋若我乃即鳳山下為隱居後見道路人病又置宜旅館憩道路人道路人即弗病今少傅嚴公為之論著其事事俱見記中客聞之嘆曰若非道路人哉今

士受天子簡書握金符膺專城視道傍殣相屬曰是道路人固當乃田野人視道路人云然如頃歲大祲江浙旱楚旱吴旱淮南又旱得公等數十人布天下豈令我皇上憂旱哉少傅公所論著有味哉有味哉故人皆知蕭先生爭為之問體貌豐瘠年幾何其子若孫為何歲甲辰臨蕭汝薦氏舉進士邸舍鄉人時過論汝薦坐終日口不道一詞袵下掖破葉葉補襞積見人持刺紙來額鑯寸赭赤即不懌曰士靡則誣國靡則逋務華去根

者也愚期期知其不可容曰君安得此長者之言曰太公嘗以是教我大父即蕭先生先生今年七十矣配其孺人亦七十一里人咸欲壽之文獻曰蕭先生長者也大雅整之於身施而不得所藏百家緼皆可著廟堂皆絶口不談顧其中愚若究竟之矣彼固長者也語曰寧為砥石毋為蘭膏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九